

罗密欧与朱丽叶

Romeo and Juliet

[英] 莎士比亚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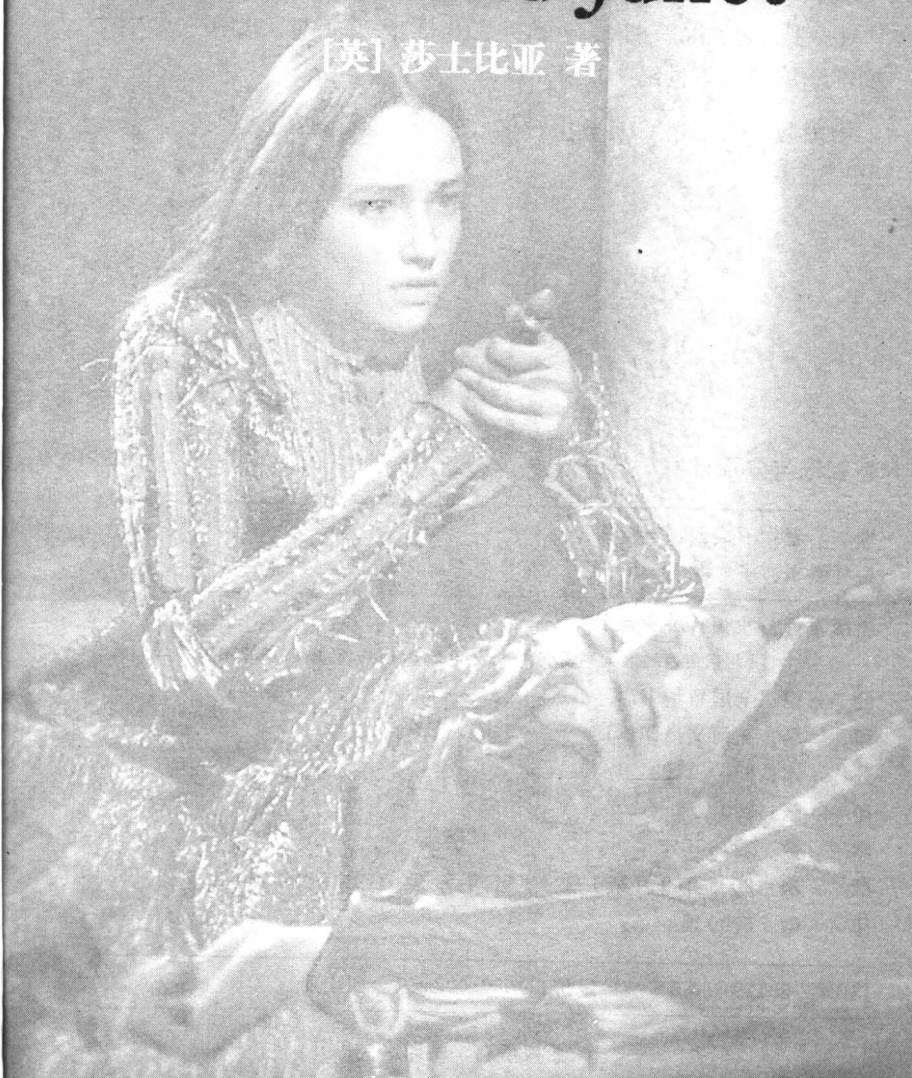


中国致公出版社

罗密欧与朱丽叶

Romeo and Juliet

[英] 莎士比亚 著



中国对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罗密欧与朱丽叶 / (英) 莎士比亚 (Shakespeare, W.)
著; 王成云, 李爱梅译. —北京: 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5. 9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传世名作. 第2辑)

ISBN 7-80179-460-5

I. 罗... II. ①莎... ②王... ③李... III. 悲剧—
剧本—英国—中世纪 IV. I56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08781 号

罗密欧与朱丽叶

译者: 王成云, 李爱梅

责任编辑: 子 龙

出版发行: 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文昌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290

字 数: 7275 千字

版 次: 2005 年 9 月第 1 版 2005 年 9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ISBN 7-80179-460-5

定价: 1080.00 元 (全四十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罗密欧与朱丽叶

开场诗	(1)
第一幕	(2)
第一场 维洛那。广场	(2)
第二场 同前。街道	(8)
第三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中一室	(10)
第四场 同前。街道	(13)
第五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中厅堂	(15)
开场诗	(20)
第二幕	(21)
第一场 维洛那。凯普莱特花园墙外的小巷子	(21)
第二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花园	(22)
第三场 同前。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26)
第四场 同前。街道	(29)
第五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花园	(34)
第六场 同前。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36)
第三幕	(38)
第一场 维洛那。广场	(38)
第二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花园	(43)
第三场 同前。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46)
第四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中一室	(50)
第五场 同前。朱丽叶的卧室	(51)
第四幕	(58)
第一场 维洛那。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58)

第二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厅堂	(60)
第三场	同前。朱丽叶的卧室	(62)
第四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厅堂	(63)
第五场	同前。朱丽叶的卧室	(64)
第五幕		(69)
第一场	曼多亚街道	(69)
第二场	维洛那。劳伦斯神父的寺院	(71)
第三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坟墓所在的墓地	(71)

李尔王

剧中人物		(80)
地点		(80)
第一幕		(81)
第一场	李尔王宫中大厅	(81)
第二场	葛罗斯脱伯爵城堡中的厅堂	(87)
第三场	奥本尼公爵府中一室	(92)
第四场	同前 厅堂	(93)
第五场	同前 外庭	(101)
第二幕		(103)
第一场	葛罗斯脱伯爵城堡内庭	(103)
第二场	葛罗斯脱城堡之前	(106)
第三场	荒野的一部分	(110)
第四场	葛罗斯脱城堡前	(110)
第三幕		(118)
第一场	荒野	(118)
第二场	荒野的另一部分	(119)
第三场	葛罗斯脱城堡中的一室	(121)
第四场	荒野 茅屋之前	(122)
第五场	葛罗斯脱城堡中一室	(126)

第六场	邻接城堡的农舍一室	(127)
第七场	葛罗斯脱城堡中一室	(130)
第四幕	(134)
第一场	荒野	(134)
第二场	奥本尼公爵府前	(136)
第三场	多佛附近法军营地	(139)
第四场	同前 帐幕	(140)
第五场	葛罗斯脱城堡中一室	(141)
第六场	多佛附近的乡间	(142)
第七场	法军营帐	(149)
第五幕	(152)
第一场	多佛附近英军营地	(152)
第二场	两军营地之间的原野	(154)
第三场	多佛附近法军营地	(154)

罗密欧与朱丽叶

开 场 诗

(致辞者上。)

故事发生在维洛那名城，
有两家门第相当的巨族，
累世的宿怨激起了新争，
鲜血把市民的白手污渎。
是命运注定这两家仇敌，
生下了一双不幸的恋人，
他们的悲惨凄凉的殒灭，
和解了他们交恶的尊亲。
这一段生生死死的恋爱，
还有那两家父母的嫌隙，
把一对多情的儿女杀害，
演成了今天这一本戏剧。
交代过这几句挈领提纲，
请诸位耐着心细听端详。(下)

第一幕

第一场 维洛那。广场

(桑普森及葛雷古利各持盾剑上。)

- 桑普森 葛雷古利，咱们可真的不能让人家当做苦力一样欺侮。
- 葛雷古利 对了，咱们不是可以随便给人欺侮的。
- 桑普森 我说，咱们要是发起脾气来，就会拔刀子动武。
- 葛雷古利 对了，可是不要给吊在绞刑架上。
- 桑普森 我一动性子，我的剑是不认人的。
- 葛雷古利 可是你不大容易动性子。
- 桑普森 我见了蒙太古家的狗子就动性子。
- 葛雷古利 动什么，有胆量就寸步不动，你若是动一动，就是脚底涂油——溜了。
- 桑普森 我见了他们家里的狗子，就会站住不动；只要是蒙太古家的，不管男女，我都要占据墙根，把他们推到街心的阴沟里去。
- 葛雷古利 哈，那你可就真成了不中用的家伙，不中用的家伙才缩在墙根呢！
- 桑普森 正是，女人不中用，所以总是被逼得靠了墙。正好，我就把蒙太古家的男人从墙根拉出来揍，把女人顶到墙根玩。
- 葛雷古利 吵架是咱们两家主仆男人们的事，与她们女人有什么相干？
- 桑普森 那我不管，我要做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一面跟男人们打架，一面对娘儿们也不留情面，我要割掉她们的头。
- 葛雷古利 割掉娘儿们的头吗？
- 桑普森 对了，娘儿们的头，哪一头就由你琢磨了。
- 葛雷古利 尝到滋味她们就知道该怎么琢磨了。
- 桑普森 我一硬起来她们就尝到滋味了。不是吹的，我这块肉还是挺不错的。

葛雷古利 还好是肉，不是鱼；要是鱼，准是条软塌塌的咸鱼。拔出你的家伙，蒙太古家的人过来了。

(亚伯拉罕及鲍尔萨泽上。)

桑普森 我的家伙已经拔出来了。你去跟他们吵起来，我就在你背后帮你的忙。

葛雷古利 怎么？你想转过背逃走吗？

桑普森 你放心吧，我不是那样的人。

葛雷古利 哼，我倒有点不放心！

桑普森 还是让他们先动手，打起官司来也是咱们的理直。

葛雷古利 我走过去向他们横个白眼，瞧他们怎么样。

桑普森 好，瞧他们有没有胆。我要向他们咬我的大拇指，瞧他们能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

亚伯拉罕 你向我们咬你的大拇指吗？

桑普森 我是咬我的大拇指。

亚伯拉罕 你是向我们咬你的大拇指吗？

桑普森 (向葛雷古利旁白)要是我说是，那么打起官司来是谁的理直？

葛雷古利 (向桑普森旁白)是他们的理直。

桑普森 不，我不是向你们咬我的大拇指；可是我是咬我的大拇指。

葛雷古利 你是要向我们挑衅吗？

亚伯拉罕 挑衅？不，哪儿的话！

桑普森 你要是想跟我们吵架，那么我可以奉陪；你也是你家主子的奴才，我也是我家主子的奴才，难道我家的主子就比不上你家的主子？

亚伯拉罕 比不上。

桑普森 好。

葛雷古利 (向桑普森旁白)说“比得上”，我家老爷的一位亲戚来了。

桑普森 比得上。

亚伯拉罕 你胡说。

桑普森 是汉子就拔出刀子来。葛雷古利，别忘了你的杀手剑。
(双方互斗)

(班伏里奥上。)

班伏里奥 分开，蠢材！收起你们的剑，你们不知道你们在干些什么

事。(击下众仆的剑)

(提伯特上。)

提伯特 怎么？你跟这些不中用的奴才吵架吗？过来，班伏里奥，让我结果你的性命。

班伏里奥 我不过维持和平。收起你的剑，或者帮我分开这些人。

提伯特 什么？你拔出了剑，还说什么和平？我痛恨这两个字，就跟我痛恨地狱、痛恨所有蒙太古家的人和你一样。看剑，懦夫！（二人相斗）

(两家各有若干人上，加入争斗；一群市民持枪棍继上。)

众市民 打！打！打！把他们打下来！打倒凯普莱特！打倒蒙太古！

(凯普莱特穿长袍及凯普莱特夫人同上。)

凯普莱特 什么事吵得这个样子？喂！把我的长剑拿来。

凯普莱特夫人 是拐杖！是拐杖！你要剑做什么用？

凯普莱特 快拿剑来！蒙太古那老东西来啦，他还晃着他的剑，明明在跟我寻事。

(蒙太古及蒙太古夫人上。)

蒙太古 凯普莱特，你这奸贼！——别拉住我，让我去。

蒙太古夫人 你要去跟人家吵架，我不让你走一步路。

(亲王率侍从上。)

亲 王 目无法纪的臣民，扰乱治安的罪人，你们的刀剑都被你们邻人的血玷污了——你们不听我的话吗？喂，听着！你们这些人，你们这些畜生，你们为了扑灭你们怨毒的怒焰，不惜让殷红的血流从你们的血管里喷涌出来；你们要是畏惧刑法，赶快给我把你们的凶器从你们血腥的手里丢下来，静听你们震怒的君王的判决。凯普莱特，蒙太古，你们已经三次为了一句口头上的空言，引起了市民的械斗，扰乱了我们街道上的安宁，害得维洛那的年老公民，也不能不脱下他们尊严的装束，在他们习于安乐的、苍老衰弱的手里掬起古旧的长枪来，分解你们溃烂的纷争。要是你们以后再在市街上闹事，就要把你们的生命作为扰乱治安的代价。现在别人都给我退下去；凯普莱特，你跟我来；蒙太

古，你今天下午到自由村的审判厅里来，听候我对于今天这一案的宣判。大家散开去，倘有逗留不去的，格杀勿论！（除蒙太古夫妇及班伏里奥外，皆下）

蒙太古 是谁把一场宿怨挑成了新的纷争？侄儿，对我说，他们动手的时候你也在场吗？

班伏里奥 我还没有到这儿来，您的仇家的仆人跟你们家里的仆人已经打成一团了，我拔出剑来分开他们；就在这时候，那个性如烈火的提伯特特提着剑来了，他向我口出不逊之言，把剑在他自己头上挥舞得嗖嗖作响，就像风在那儿讥笑他的装腔作势一样。当我们正在剑来剑去的时候，人越来越多，有的帮这一面，有的帮那一面，乱哄哄地互相争斗，直等亲王来了，方才把两边的人喝开。

蒙太古夫人 啊，罗密欧呢？你今天见过他吗？我很高兴他没有参加这场争斗。

班伏里奥 伯母，在尊严的太阳开始从东方的黄金窗里探出头来的前一个时辰，我因为心中烦闷，到郊外去散步，在城西一丛枫树的下面，我看见罗密欧兄弟一早在那儿走来走去。我正要向 he 走过去，他已经看见了我，就躲到树林深处去了。我因为自己也是心灰意冷，觉得连自己这一身也是多余的，只想找一处没有人迹的地方，所以凭着自己的心境推测别人的心境，也就不去找他多事，彼此互相避开了。

蒙太古 好多天的早晨都有人在那边看见过他，用眼泪洒为清晨的露水，用长叹嘘成天空的云雾；可是一等到鼓舞众生的太阳在东方的天边开始揭开黎明女神床上灰黑色的帐幕的时候，我那怀着一颗沉重的心儿子，就逃避了光明，溜回到家里，一个人关起了门躲在房间里，闭紧了窗子，把大好的阳光锁在外面，为他自己造成了一个人工的黑夜。他这一种怪脾气恐怕不是好兆，除非良言劝告可以替他解除心头的烦恼。

班伏里奥 伯父，您知道他烦恼的根源吗？

蒙太古 我不知道，也没有法子从他自己嘴里探听出来。

班伏里奥 您有没有设法探问过他？

蒙太古 我自己以及许多其他的朋友都曾经探问过他，可是他把心事一起闷在自己肚里，总是守口如瓶，不让人家试探出来，正像一朵初生的蓓蕾，还没有迎风舒展它的嫩瓣，向太阳

献吐它的娇艳，就给妒忌的蛀虫咬啮了一样。只要能够知道他的悲哀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一定会尽心竭力替他找寻治疗的方案。

班伏里奥 瞧，他来了。请您站在一旁，等我去问问他究竟有些什么心事，看他理不理我。

蒙太古 但愿你留在这儿，能够听到他的真情的吐露。来，夫人，我们去吧。（蒙太古夫妇同下）

（罗密欧上。）

班伏里奥 早安，兄弟。

罗密欧 天还是这样早吗？

班伏里奥 刚才敲过九点钟。

罗密欧 唉！在悲哀里度过的时间似乎是格外长的。急忙忙地走过去的那个人，不就是我的父亲吗？

班伏里奥 正是。什么悲哀使罗密欧的时间过得这样长？

罗密欧 因为我缺少了可以使时间变为短促的东西。

班伏里奥 你跌进了恋爱的网里了吗？

罗密欧 我徘徊在恋爱的门外，因为我得不到我意中人的欢心。

班伏里奥 唉！想不到爱神的外表这样温柔，其实却如此残暴！

罗密欧 唉！想不到爱神蒙着眼睛，却会一直闯进了人们的心灵！我们在什么地方吃饭？哎哟！又是谁在这儿打过架了？可是不必告诉我，我早就知道了。这些都是怨恨造成的后果，可是爱情的力量比它还要大过许多。啊，吵吵闹闹的相爱，亲亲热热的怨恨！啊，无中生有的一切！啊，沉重的轻浮、严肃的狂妄、整齐的混乱、铅铸的羽毛、光明的烟雾、寒冷的火焰、憔悴的健康、永远觉醒的睡眠，否定的存在！我感觉到的爱情正是这么一种东西，可是我并不喜爱这一种爱情。你不会笑我吗？

班伏里奥 不，兄弟，我倒是有点儿想哭。

罗密欧 好人，为什么呢？

班伏里奥 因为瞧着你善良的心受到这样的痛苦。

罗密欧 唉！这就是爱情的错误，我自己已经有太多的忧愁重压在我的心头，你对我表示的同情，徒然使我在太多的忧愁之上，再加上一重忧愁。爱情是叹息吹起的一阵烟，恋人的眼中有它净化了的火星，恋人的眼泪是它激起的波涛；它

又是最智慧的疯狂、哽喉的苦味、吃不到嘴的蜜糖。再见，兄弟。（欲去）

班伏里奥 且慢，让我跟你一块儿去；要是你就这样丢下了我，未免太不给我面子啦。

罗密欧 嘿！我已经遗失了我自己。我不在这儿，这不是罗密欧，他是在别的地方。

班伏里奥 老实告诉我，你所爱的是谁？

罗密欧 什么！你要我在痛苦呻吟中说出她的名字来吗？

班伏里奥 痛苦呻吟？不，你只要告诉我她是谁就得了。

罗密欧 叫一个病人郑重其事地立起遗嘱来！啊，对于一个病重的人，还有什么比这更刺痛他的心？老实对你说，兄弟，我是爱上了一个女人。

班伏里奥 我说你一定在恋爱，果然猜得不错。

罗密欧 好一个每发必中的射手！我所爱的是一位美貌的姑娘。

班伏里奥 好兄弟，目标越好，射得越准。

罗密欧 你这一箭就射岔了。丘比特的金箭不能射中她的心；她有狄安娜女神的圣洁，不让爱情稚弱的弓矢损害她的坚不可破的贞操。她不愿听任深怜密爱的词句把她包围，也不愿让灼灼逼人的眼光向她进攻，更不愿接受可以使圣人动心的黄金的诱惑。啊！美貌便是她巨大的财富，只可惜她一死以后，她的美貌也要化为黄土！

班伏里奥 那么她已经立誓终身守贞不嫁了吗？

罗密欧 她已经立下了这样的誓言，为了珍惜她自己，造成了莫大的浪费；因为她让美貌在无情的岁月中日渐枯萎，不知道替后世传留下她的绝世容华。她是个太美丽、太聪明的人儿，不应该剥夺她自身的幸福，使我抱恨终天。她已经立誓割舍爱情，我现在活着也就等于死去一般。

班伏里奥 听我的劝告，别再想起她了。

罗密欧 啊！那么你教我怎样忘记吧。

班伏里奥 你可以放纵你的眼睛，让它们多看几个世间的美人。

罗密欧 那不过格外使我觉得她的美艳无双罢了。那些吻着美人娇额的幸运的面罩，因为它们黑色的缘故，常常使我们想起被它们遮掩的面庞不知应该多么娇丽。突然盲目的人，永远不会忘记存留在他消失了的视觉中那宝贵的影像。给我看一个姿容绝代的美人，她的美貌除了使我记起

世上有一个人比她更美以外，还有什么别的用处？再见，你不能教我怎样忘记。

班伏里奥 我一定要证明我的意见不错，否则死了也不瞑目。（各下）

第二场 同前。街道

（凯普莱特、巴里斯及仆人上。）

凯普莱特 可是蒙太古也负着跟我同样的责任；我想，像我们这样有了年纪的人，维持和平还不是难事。

巴里斯 你们两家都是很有名望的大族，结下了这样不解的冤仇，真是一件不幸的事。可是老伯，您对于我的求婚有什么见教？

凯普莱特 我的意思早就对您表示过了。我的女儿今年还没有满十四岁，完全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再过两个夏天，才可以谈到亲事。

巴里斯 比她年纪更小的人，都已经做了幸福的母亲了。

凯普莱特 早结果的树木一定早凋。我在这世上什么希望都已经没有了，只有她是我唯一的安慰。可是向她求爱吧，善良的巴里斯若能得到她的欢心，只要她愿意，我的同意是没有问题的。今天晚上，我要按照旧例，举行一次宴会，邀请许多亲友参加；您也是我所要邀请的一个，请您接受我最诚挚的欢迎。在我的寒舍里，今晚您可以见到灿烂的群星翩然下降，照亮了黑暗的天空；在蓓蕾一样娇艳的女郎丛里，您可以充分享受青春的愉快，正像盛装的四月追随着残冬的足迹降临人世，在年轻人的心里充满着活跃的欢欣一样。您可以听一个够、看一个饱，从许多美貌的女郎中间，连我的女儿也在其内，拣一个最好的做您的意中人。来，跟我去。（以一纸交仆人）你去到维洛那全城走一转，一个一个去找这单子上有名字的人，请他们到我的家里来。（凯普莱特、巴里斯同下）

仆 人 找这单子上有名字的人！人家说，鞋匠的针线、裁缝的钉锤，渔夫的笔、画师的网，各人有各人的职司；可是我们的老爷却叫我找这单子上有名字的人，我怎么知道写字的人

在这上面写着些什么？我一定要找个识字的人。来得正好。

（班伏里奥及罗密欧上。）

班伏里奥 不，兄弟，新的火焰可以把旧的火焰扑灭，大的苦痛可以使小的苦痛减轻；头晕目眩的时候，只要反方向再转上几圈；一桩绝望的忧伤，也可以用另一桩烦恼把它驱除。给你的眼睛找一个新的迷惑，你原来的痼疾就可以霍然脱体。

罗密欧 你的药草只能医治——

班伏里奥 医治什么？

罗密欧 医治你跌伤的胫骨。

班伏里奥 怎么，罗密欧，你疯了吗？

罗密欧 我没有疯，可是比疯人更不自由；关在牢狱里，不进饮食，挨受着鞭挞和酷刑——晚安，好朋友！

仆 人 晚安！请问先生您念过书吗？

罗密欧 是的，这是我在不幸中的唯一资产。

仆 人 也许您会不看着书念，可是请问您会不会看着字一个一个的念？

罗密欧 是我认得的字，我就会念。

仆 人 您说得很老实，上帝保佑您！（欲去）

罗密欧 等一等，朋友，我会念。“玛丁诺先生暨夫人及诸位令爱；安赛尔美伯爵及诸位令妹；寡居之维特鲁维奥夫人；帕拉森西奥先生及诸位令侄女；迈丘西奥及其令弟伐伦泰因；凯普莱特叔父暨婶母及诸位贤妹；罗瑟琳贤侄女；丽维娅；伐伦西奥先生及其令表弟提伯特；路西奥及活泼之女海丽娜。”好一群名士贤媛！请他们到什么地方去？

仆 人 到我们家里吃饭去。

罗密欧 谁的家里？

仆 人 我主人的家里。

罗密欧 那还用问吗？

仆 人 那么好，您不用问我，我就告诉您吧。我的主人就是那个有财有势的凯普莱特，要是您不是蒙太古家里的人，请您也来跟我们喝一杯酒，上帝保佑您！（下）

班伏里奥 在这一个凯普莱特家里按照旧例举行的宴会中，你所热恋的美人罗瑟琳也要跟着维洛那城里所有的绝色名媛一同

出席。你也到那儿去吧，用不带成见的眼光，把她的容貌跟别人比较比较，你就可以知道你的天鹅不过是一只乌鸦罢了。

罗密欧 要是我虔敬的眼睛会相信这种谬误的幻象，那么让眼泪变成火焰，把这一双罪状昭著的异教邪徒烧成灰烬吧！比我的爱人还美？普照万物的太阳，自有天地以来也不曾看见过一个可以和她媲美的人。

班伏里奥 嘿！你看见她的时候，因为没有别人在旁边，你的两只眼睛里只有她一个人，所以你以为她是美丽的；可是在你那水晶的天秤里，要是把你的恋人跟另外一个我可以在这宴会里指点给你看的美貌的姑娘同时较量起来，那么她现在虽然仪态万方，那时候就要自惭形秽了。

罗密欧 我倒要去这一次；不是去看你所说的美人，只要看看我自己的爱人怎样大放光彩，我就心满意足了。（同下）

第三场 同前。凯普莱特家中一室

（凯普莱特夫人及乳媪上。）

凯普莱特夫人 奶妈，我的女儿呢？叫她出来见我。

乳媪 凭着我十二岁时候的童贞发誓，我早就叫过她了。喂，小绵羊！喂，小鸟儿！上帝保佑！这孩子到什么地方去啦？喂，朱丽叶！

（朱丽叶上。）

朱丽叶 什么事？谁叫我？

乳媪 你的母亲。

朱丽叶 母亲，我来了，您有什么吩咐？

凯普莱特夫人 是这么一件事。——奶妈，你出去一会儿。我们要谈些秘密的话。——奶妈，你回来吧；我想起来了，你也应当听听我们的谈话。你知道我的女儿年纪也不算怎么小啦。

乳媪 对啊，我把她的生辰记得清清楚楚。

凯普莱特夫人 她现在还不满十四岁。

乳媪 我可以用我的十四颗牙齿打赌——唉，说来伤心，我的牙

齿掉得只剩四颗啦！——她还没有满十四岁呢。现在离收获节还有多久？

凯普莱特夫人 两个星期多一点。

乳 媪 不多不少，不先不后，到收获节的晚上她才满十四岁。苏珊跟她同年——上帝安息一切基督徒的灵魂！唉！苏珊是跟上帝在一起啦，我命里不该有这样一个孩子。可是我说过，到收获节的晚上，她就要满十四岁啦。正是，一点不错，我记得清清楚楚的。自从地震那一年到现在，已经十一年啦。那时候她已经断了奶，我永远不会忘记，不先不后，刚巧在那一天；因为我在那时候用艾叶涂在奶头上，坐在鸽棚下面晒着太阳；老爷跟您那时候都在曼多亚。瞧，我的记性可不算坏。可是我说的，她一尝到我奶头上的艾叶的味道，觉得变苦啦，哎哟，这可爱的小傻瓜！她就发起脾气来，把奶头甩开啦，就在这时候，鸽子笼就摇起来了。我二话没说，拔腿就跑。这句话说来话长，算来也有十一年啦；后来她就慢慢儿会一个人站得直挺挺的，还会摇呀摆的到处乱跑，就是在她跌破额角的那一天，我那去世的丈夫——上帝安息他的灵魂！他是个喜欢说说笑笑的人——把这孩子抱了起来。“啊！”他说，“你扑在地上了吗？等你长大了，你就要仰在床上，是不是呀，朱丽？”谁知道这个可爱的坏东西忽然停住了哭声，说：“嗯。”哎哟，真把人都笑死了！瞧瞧！这么些年前说的笑话这回成真了！要是我活到一千岁，我也不会忘记这句话。“是不是呀，朱丽？”他说，这可爱的小傻瓜就停住了哭声，说：“嗯。”

凯普莱特夫人 得了得了，请你别说下去了吧。

乳 媪 是，太太。可是我一想到她会停住了哭说“嗯”，就禁不住笑起来。不说假话，她额角上肿起了像小雄鸡的睾丸那么大的一个包哩；这一跤摔得真不轻，小家伙哭得可凶了。她痛得放声大哭；“啊！”我的丈夫说，“你扑在地上了吗？等你长大了，你就要仰在床上；是不是呀，朱丽？”她就停住了哭声，说“嗯。”

朱 丽 叶 我说，奶妈，你也可以停嘴了。

乳 媪 好，我不说啦，我不说啦。上帝保佑你！你是在我手里抚养长大的一个最可爱的小宝贝；要是我能够活到有一天瞧着你嫁了出去，也算了结我的一桩心愿啦。